



春節文娛材料

祖國 在召喚

林 潔 等 編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目 錄

全世界人民心一條.....	王昌定(1)
陣地.....	白 文(25)
除禍害.....	董 甦(61)
祖國在召喚.....	林 潔(91)

全世界人民心一條

(獨幕劇)

王 昌 定

時間 一個禮拜天的下午四點鐘左右。

地點 天津某貧民住宅區。

人物 劉海泉 鐵路工廠工人，二十四歲。(簡稱劉)

劉 母 天主教信徒，年近五十。(簡稱母)

張桂英 某私營紡織廠女工，二十一歲，劉之女友，鄰居。(簡稱張)

金神父 附近一天主堂的神父，約四十歲。(簡稱金)

王老婆 一個孤苦零丁的老婆婆，五十餘歲。(簡稱王)

李警長 當地派出所警長，三十餘歲。(簡稱李)

羣衆甲、乙、丙等若干人。

布景 劉海泉的家裏，兩間平房的一間。左有一門通戶外，右有一門通內室。靠後壁是劉海泉的牀鋪，牀鋪上邊的牆壁上貼有毛主席像。

舞台右前方置一煤球爐子，正對爐子的牆頭是一張天主的畫像。

室內其他陳設極其簡單，僅有桌、凳及茶壺、茶碗等。一窗臨街。

幕啟 劉母正在煤球爐子的旁邊熬粥，露出虔誠的目光，注視着天主像，默默地禱告着。

〔左有叩門聲。〕

母 誰呀？

〔金神父在裏面問：「我可以進來嗎？」〕

母 （奔至左門，將門推開）啊，原來是金神父，請進！請進！

〔金神父入，他右手提着一個手提皮箱，穿一身黑衣服，眼皮總是向下搭拉着。〕

金 （四顧）沒有人嗎？老太太！

母 海泉又到廠裏開什麼會去了，這孩子，禮拜天也不肯在家待着，請坐吧！（給金倒了一杯茶）哎喲，金神父，你可真是稀客！——這三四年你就一直沒踏過我們的門檻。小日本剛投降那兩年你倒是常來呀。

金 那時候……那時候比現在清閒多啦，這幾年我老是沒工夫，教堂裏的事情多，一般老教友們我也就難得拜訪啦，好在每禮拜總能見一面。

母 （高興地）我再也算不到你今天會來！

金 早晨做禮拜的時候，你不是告訴我說你們院裏有兩間房子出租嗎？我就是專爲這件事來的。

母 咳，我還當你說笑話呢！你那朋友幹嗎要到咱窮人店來住呢？外面高樓大廈有的是啊！

金 所以啊，這就是人家獨特的地方咯！他認爲這樣比較更容易接近平民，瞭解人間的疾苦。噯，老太太，你很快就會見到他，他真是一個最忠實的天主教徒！——他打算明天就要搬到這兒來。

母 唉呀，這麼急嗎？——我這就去跟房東念叨念叨吧！（欲行）

金（止之）別急，老太太！（指皮箱）你先把這皮箱存放起來吧，這就是我那朋友的。

母（疑慮）這是——

金（忙解釋）這是一箱子傳教的書，他怕東西多了明天一下子帶不完，就託我順便先把這箱書帶來了。——信天主的人總是離不開這些東西的。

母（仍猶疑）光是書嗎？

金（笑）一個教徒除了書還會有什麼，老太太，你放心吧！

母 哎喲，金神父，我有什麼不放心的？我是怕裏面有

貴重東西，咱窮家小戶的——

金 那來貴重東西？書，全是書，你快收藏起來吧！

母 那好吧！

〔劉母很吃力地把皮箱提進內室，金神父在屋子裏踱步，若有所思。劉母出，又在煤爐子裏添了些煤球。

〔街上傳來抗美援朝遊行隊伍的口號聲。

母 真是，天天說什麼朝鮮打仗，打仗，到底也不知道仗打的怎麼樣了？

金 那還用說？老美的武器誰抵得住？人家還有原子彈，聽說炸到那兒，那兒六十五年不長草，人全化成一灘水！

母 （恐懼，在身上畫十字）可千萬別打仗啦！但願就像現在這樣平平安安地過日子，上帝保佑！

金 我真不明白咱們為什麼要去干涉人家的事？老美打朝鮮，讓他打好啦！再說，美國又是白麪、又是衣裳的救濟咱們……咳，鬧來鬧去，總歸是天下大亂，萬民遭殃！（合掌禱告）主啊，憐憫憐憫你的兒女們吧！

〔母亦閉目默禱。

〔外面傳來女人的哭聲。

金 這是誰在哭？

母 (側耳傾聽)還不是王老婆？

金 那個王老婆？

母 金神父，你這記性真夠壞的，就是那個沒了閨女的王老婆呀！(心軟地)可憐，秀珍這閨女已經整整四年沒音信了，誰知道是死是活？那麼一個好閨女，敬重上帝，心眼又好，模樣又俊，就……(含淚)沒啦，像陣風似地，撇下個孤苦零丁的老婆子。……

金 (近乎自語)王老婆……(脫口而出)她怎麼——
(又忙嚥住改口)她一個人怎麼活下去的？

母 (嘆息)上帝不肯收留她，又有啥法子？

〔哭聲由遠而近：『秀珍，你快回來啊！是誰害了你呀？……』〕

金 (不安地)她怎麼老是哭，老是哭！

母 (難過，走至門邊，向外望)孩子去的時候，也像這種天氣，她說，她去做禮拜，……今兒許是第四個周年，(拭淚)周年！

金 (近乎自語)周年！(在身上畫十字)

〔王老婆哭着進來。〕

母 (扶住王，勸解)老嫂子，你靜靜吧！哭有什麼用？你得保重身體呀！也許……

王 (痛苦的回憶)那天秀珍去做禮拜的時候，外面颳着大風，我跟她說：『孩子，多穿件衣服吧！』她不，她說：『娘，我不冷！』就走了。我在家裏等她，等她一點鐘，兩點鐘，一直等到下午，等到夜裏，她還是沒回來。我一夜翻來覆去睡不着，第二天我去天主堂——

金 (截住)她根本沒去天主堂做禮拜。

王 (認出金)是你，金神父！(撲上前去，有點神經質地)還我的孩子，還我的孩子！

金 (連退數步)你瘋了，我從那兒見你的孩子？你應該禱告上帝，讓你女兒的靈魂得到安息。

王 我再也不禱告什麼上帝，我祇要我的孩子！

母 (害怕)天哪，這樣說話是有罪的！

金 (強自鎮定，合掌禱告)主啊，你的女兒王老婆犯了不敬的罪，你發發慈悲，寬恕她吧！

王 (直視，逼向金)什麼慈悲？什麼寬恕？呸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

[金神父膽怯地躲在劉母身後。

母 (拉住王)老嫂子，你太難過了，快回去歇歇吧！(扶王下)

金 (沈浸在一種恐懼氣氛裏) 可怕! 可怕! (又不禁四下張望)

母 (回來) 王老婆也真可憐, 想閨女簡直想瘋了, 唉!
(向金) 金神父, 你不要跟她一般見識, 她實在是心裏太難過, 上帝也會看到的。

金 (強笑) 那裏, 那裏, 呃, 王老婆真可憐, 真可憐! (轉變話題) 老太太, 咱們去看看房子吧!

母 唉, 你看我這記性, 差點忘了, 走吧, 這就去。

[她將鍋裏的粥用勺子攪了一攪, 正待與金出去, 劉海泉與張

桂英入。

劉 娘!

張 伯母!

母 噢, 你們都回來啦! (向劉) 海泉, 你先陪桂英坐會兒, 我去跟金神父看房子, 他有個朋友要搬到這兒來住。

金 (解釋) 對, 朋友, 一個忠誠的天主教徒。

母 (向張, 快慰地) 桂英, 你們倆談吧, 我馬上就回來。

[金神父與劉母下。

劉 (注視金的背影, 自語) 奇怪, 這個金神父來幹什麼?

張 (祇管繼續她沒有講完的話) 管他呢! 你聽呀, 我的

話還沒講完呢！海泉，你不知道，今天我們廠裏的羣衆大會開的可好啦！咱工人那股勁頭先甭提，——有的要參軍，有的要捐錢，——就說咱們廠的經理吧，他也上台講話了，他說：『我們民族資本家都是愛國的，美帝國主義這些年摧殘了我們民族工商業，他們要戰爭，我們要和平。……』他講了好多好多，他還說：『我一定要把工廠搞好，多出些棉紗供給前方後方。』

劉（不愛聽）得啦，得啦，你們那裏開會，我們那裏也開會，開起會來老是這一套，叫我說，要是老這麼喊，不實際行動，大夥的心氣非涼不可！

張 依你說，該怎麼辦呢？

劉 那還用說？——參加志願軍！

張 你不是已經報名了嗎？（稍停）我昨天下午也報了名。

劉 報名頂個屁用，到現在什麼消息也沒有，咳，真把我急壞啦！

張 海泉，我問你：要是不讓你參加志願軍到朝鮮去呢？

劉 爲什麼不讓我去？

張 我是說：假使不讓你去，前線用不着你，生產崗位上需要。

劉 那……那我也一定要去，我要偷着去，跑着去！美國強盜殺過我們的人，打過我的耳光，現在又欺負我們的朝鮮兄弟，轟炸我們的東北，我得報仇！

張 同志，你錯了，不讓你去，你就不能去！

劉 爲什麼？

張 這是工人階級的組織性、紀律性哪！

劉 （不覺笑了）算你小嘴會說，我說不過你。

張 怎麼算我會說？不叫你去，你就該不積極生產了嗎？加緊生產，也是抗美援朝啊！

劉 得啦，你別給我上政治課了，我早知道！

張 （稍停）說真個的，伯母要是知道你要參軍，準不答應。她整天老是（學着劉母的神氣）主啊，上帝啊，一提起打仗，臉都變色啦！

劉 我才不管她呢，她死腦筋！

張 像話嗎？你應該經常開導開導老人家才對呀！（稍停）要說也是，老百姓誰不願意安安生生過日子？可是帝國主義——

（李警長入。）

李 (開玩笑地) 噯，我碰的真巧，你們小兩口在這裏，怎麼樣，什麼時候舉行訂婚儀式，給我杯喜酒喝？

張 真缺德，倒了楣了。

劉 李警長，別開玩笑，是來查戶口嗎？

李 (搖頭) 不，不！

劉 喂，你知不知道志願軍什麼時候出發？

李 那你等着命令好啦，小夥子，別急，用得着你，自然讓你去。我來呀，專為找一個人！

劉 誰？

李 金神父！

劉 他跟我娘去看房子去了，聽說他有個朋友要搬到這兒來住。——有什麼事嗎？

李 噯，這傢伙倒是有一手，活跟個兔子樣！可是兔子也逃不出天羅地網啊！

張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，李警長？

李 怎麼回事？我要請這位金神父到公安局去一趟。

劉 為什麼？

李 為什麼？(想了一想) 咳，說給你們聽也沒有關係，告訴你們吧，這傢伙是個特務！

劉、張 (同時) 特務？

李 (點頭) 嗯，特務！自從抗美援朝運動開展以來，他就一直在造謠言，說什麼『美國是打蘇聯，不是打中國』啦，『美國武器如何如何厲害』啦，『朝鮮軍隊已經退到東北』啦，又是原子彈、高麗棒子啦，叫我說也說不完。

張 真氣人！可是，李警長，也不見得這些謠言是他造的啊，這附近老百姓也有些人這麼說。

李 小姐，我們比你還要小心哪！能隨便給他扣帽子嗎？他呀，就是利用了落後羣衆的無知，散布謠言，這謠言的根，就在他的（指自己的嘴）這兒！

劉 你有些什麼證據？

李 鐵的證據！告訴你們吧，昨天夜裏我們破獲了一個特務案子，人家把他給供出來啦！

張 真有這事？

李 我還會騙你嗎？小姐！他呀，在國民黨時期還欠了幾條人命呢！

劉 人命？！

李 其中有一條還是你們院裏的。

張 我們院裏的？——誰？

李 你急什麼呀，將來你自然會曉得。

劉 (似乎有些明白了) 怪不得他急着找房子呢，原來就是爲這個！(憤恨地) 李 警長，你坐會兒，等我去把他提溜來！

李 (將劉拉住) 你急什麼，他還跑得了嗎？其實啊，他現在還是坐在鼓裏，他祇知道風聲緊，想把特務機關另外安置個地方，可不知道他的夥伴早進了公安局啦！

劉 你們怎不早把他抓起來？

李 還沒問清楚啊，我們人民公安機關做事情那能稀裏馬虎的。剛剛我們才把抓到的那個特務的口供弄出來，去天主堂請他，不湊巧，他坐着三輪帶着個皮箱出來啦！

。 劉 你怎麼會知道他到這裏來？

李 你問得真好！我問你：你又怎麼會知道火車頭那些地方需要修理呢？咱們哪，是各念一門經，你，是對火車頭負責任；我，是對這個派出所的治安負責任！得啦，閒話少說，劉海泉同志，請你看看他的皮箱是不是在這裏，我要檢查檢查！

劉 皮箱？(四顧) 沒有啊！

李 裏面屋子裏呢？

劉 (尋至內室) 嗨，這屋裏真有個皮箱！

張 真的！

李 好吧，我想在這皮箱裏一定可以找到他好多證據，請你們先不要聲張。現在，請便吧，你們祇管談你們的愛情，我也要跟皮箱談談愛情了。(入內室)

張 真想不到！

劉 (氣極) 這種東西，居然也整天扮着一副慈悲相，禱告上帝，禱告耶穌，他媽的，沒有一個好東西！(走至天主像前) 我要把他撕下來！

張 (阻止) 你可千萬別這樣！信天主、信基督的人多數都是好的，他們也一樣愛好和平，你母親不就是個好人嗎？像金神父那樣是極個別的。

〔劉恨恨地用拳頭擊着桌子，無言。〕

張 (握住他的手) 海泉，你怎麼啦？

劉 (更緊地握住她的手) 桂英，我現在更認清了帝國主義存在一天，我們就別想有好日子過，你願意跟我到朝鮮打敵人嗎？

張 當然願意，我要學着打槍，當看護。

〔劉兩眼直望着她。〕

〔張羞澀地低下頭去。〕

〔金神父與劉母入。〕

金（說着進來）這房子滿可以，價錢沒問題，他明天就搬來。

母（見劉、張狀）咦，你們倆在談什麼啦？

劉（興奮地）娘，我們說，我們要參加志願軍！

母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走向張）真的？

張（點頭）是真的，伯母！

〔外面又傳來王老婆的哭聲。〕

母 不，海泉，你不能去！

劉 娘，爲什麼呢？——我們的朝鮮兄弟正在遭難，美帝國主義向我們的鴨綠江進攻，美國飛機轟炸我們的領土……

母 我憑什麼也不能叫你去，孩子，你不懂得做娘的心，娘祇求上帝保佑你，不生災，不遭難，那兒也不要打仗，太太平平過日子，將來再娶個媳婦，（看張，張低頭）……你都不看看，王老婆沒了閨女，孤零零地一個人，多慘哪！

金（插入）高麗棒子從前跟着小日本欺負中國人，也該讓美國人治，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。

劉（想發作，被張拉了一把，又忍下。駁斥地）高麗棒

子是李承晚，是朝鮮賣國賊，不是朝鮮人民！（聲猶低，刺激地）金神父，中國不也一樣有特務、漢奸、狗腿子嗎？

金（一時語塞）嗨，嗨嗨……

母（向劉）孩子，你也替你娘想想，你爹死了十一年，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把你給撫養大了，這兩年來了共產黨、毛主席，日子過的才算順心些，你怎麼想去打仗？

劉娘，我不是想打仗，是想和平！

張伯母，打仗就是爲的過順心日子呀，把帝國主義消滅了，全世界都得到和平了，那時候，日子比現在還要好。

母傻丫頭，你年輕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你們去，是送死啊！

張爲什麼呢？

母人家美國厲害呀，朝鮮人都快死光啦！

劉這是誰說的？

母（指金）金神父說的，還會假嗎？

劉（冒火，逼問金）金神父，你聽誰說的？

金（力持鎮靜）外面的人都這麼說。